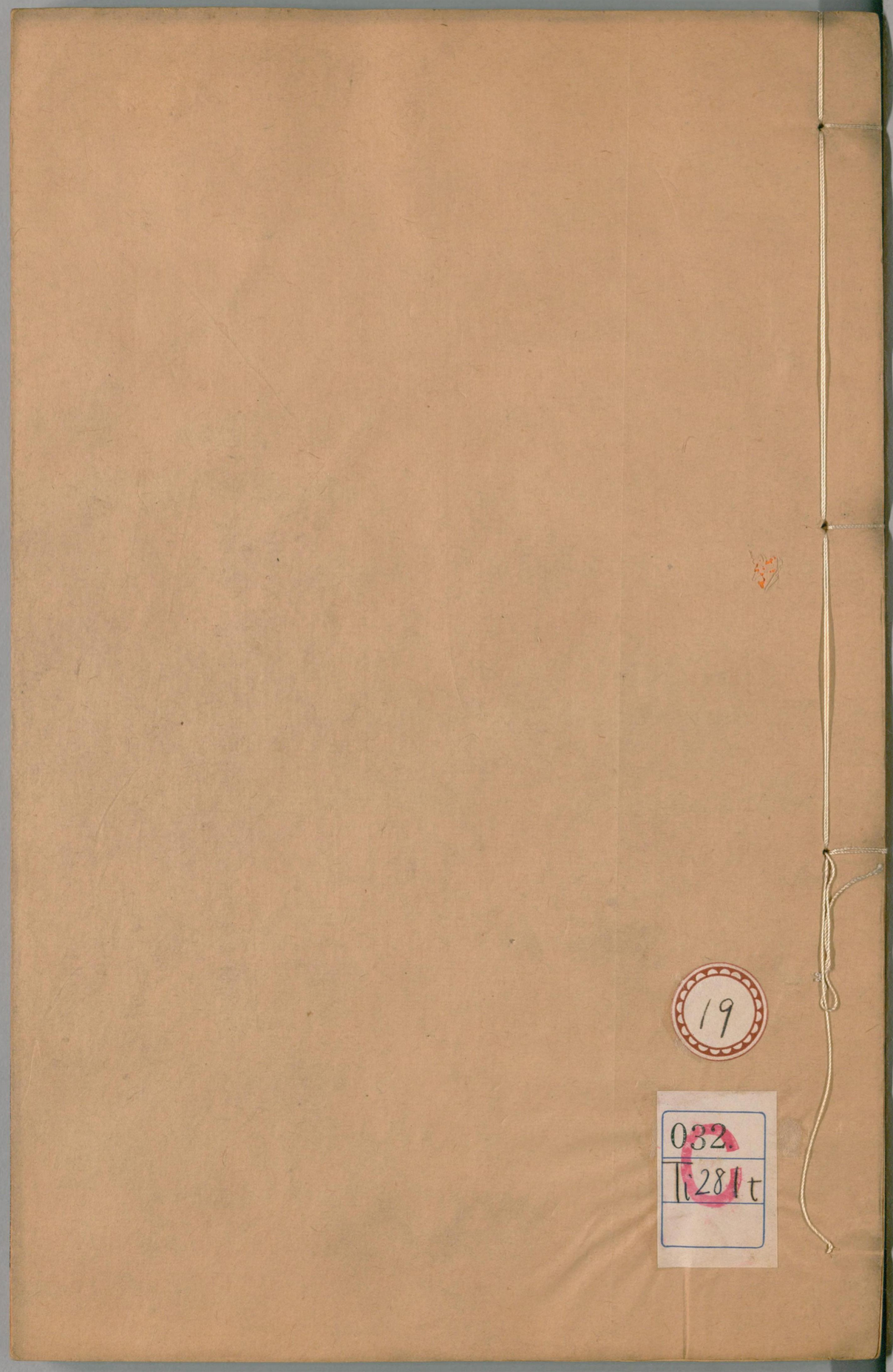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天中記卷之十九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賢婦

懷安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左傳二十三

織履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

国立国会
27.4.21
図書館
26546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羹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韓詩外傳

投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列女傳

泣富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不脩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列傳

黃鵠歌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疆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黃鵠之歌明已之不更二庭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

求上

阿止王章字仲卿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尊貴在朝庭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廼不如涕友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言帝舅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死漢書

復讎嫣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爲孫翊所困常欲叛逆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口翊以長吏求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送客洪從後斫殺之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車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以已意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等涕泣從命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不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勑命覽感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

人即就外殺貞夫人乃還綬經奉覽員首以祭冢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吳歷

無子求出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嫁久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年無嗣禮有七出請願受訣矣其夫不許復進曰福莫大於昌熾禍莫大於絶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列女傳

婦師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何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以固當絶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華陽國志

遠慮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吳時爲丹陽太守孫休徙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曰賤而凌貴踈而間親取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廢衡從門入英習逆問曰何故有懽色琅邪王立邪衡曰然不用卿語已至如此遂合其家客欲奔魏英習固諫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扳過重既數作無禮而不遠慮又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英習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今初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意自不了者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夫顯求其罪如此乃當反見優饒非直活而已也衡從之果下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忠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之榮戟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衡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英習云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

襄陽耆舊傳

傾貲孟泉與劉裕謀誅桓玄泉妻周氏富於財泉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絶脫得富貴相迎未脫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溪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泉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泉坐云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女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泉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以爲軍士袍

晉列女傳

聖母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娉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

26546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册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資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摠管趙詡貪雪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遠勢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疆戚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妾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不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畧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朝野僉載

封髮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盃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死生莫期不限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封曰啟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獨異志）

〔罵賊〕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敖孫也善草隸攻文章姻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適殷秘省校書保晦廣明庚子冬妖躔黃道輦轂遐狩都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夫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因欲載以行夫人正色奮袂大罵賊怒殺之秘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曰夫人已逝矣秘校撫膺大慟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絶於地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殯乃相携投浚井而死（二水小牘）

〔自賣濟行〕周廸妻某氏廸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畧賣以食廸飢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廸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廸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廸至肆問扶見妻首已在於析矣廸裹餘體歸葬之（廣記）

〔斷臂〕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爲人執卵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五代史馮道等傳序

繼室

繼室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左傳

繼妻

殺前妻子龐參爲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人太尉府按實其事遂策免後漢

禮宗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後漢扶風馬

夫人威明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卓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止之（書斷）

執鴈行禮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嫗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供養至於叔妹羣姊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懽心及袤爲司空其安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痛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是元妃理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遂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凡筵親執鴈行之禮

閨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晉列女傳）

王敦煌李暠妻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暠之創業也謀謨經畧多所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惶

懷主王彪敗據城之西山樓子陳文帝遣章昭達購之并圖其妻劫來彪知不免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劫遂殺彪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斬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

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北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楊氏天永人散騎常侍聰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虜所納南史五十四

國奢寶懷貞字從一避韋后先諱而以字稱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婿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入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后虐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督繕甚急時語曰前作後國

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新唐

殺婢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妻攜三女俱長矣周撫之如已女後妻寃妬周舊畜數婢內二人妊娠後妻加以宅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爲懷妊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撻多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墮胎而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回五年其三女俱因產而死每一女死妻必飯僧悔過爲先鞭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三女俱以產死未死者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痛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呼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昭之若是

手俾妒不令之婦聞之增懼亦勸誡之道有益於世教云洛陽縉紳舊聞記

妬婦

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詩小星箋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史外戚美而不使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懼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寤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襄二十一

惡息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袁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袁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袁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袁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袁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袁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楚策

堙壎馮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見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堙壎於時後傳敬通有一婢妻

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敬通集）

酷妬　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魏志）

敎誡廁奴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其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檳斂（九州春秋）

哭封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琰富貴更取妾故也（典論）

鬬乳毋　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遥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義疑復殺乳母男又死（王隱晉書）

九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

於青疎臺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晉氏聞驚愕大慧不能自忍乃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簾左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狠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庭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餘聞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羞愧後貶蔡曰物昔與安期千里也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世說姊記

我見亦憐 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扳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無此句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兒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也姊記

幃婢暫覺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戚德世說

求絕謝邈茂度妻鄭氏妬怨懟與邈書邈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立達爲之作遂斥逐立達

被傷晉祖約妻無男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於外爲人所傷疑妻所爲求去職不許劉隗勃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爲婢妾身被形戮宜貶黜帝不罪

變羊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臥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聲徐徐還婦見聲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聲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聲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

妬記

狂婦泰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洽然望見外事幾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提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

在衣裏便與老老嫗無力卽倒地客打垂死荷走叛不
敢還婦密令覓荀云凡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
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其方床卧而婦不知便來捉兄
避入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暫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
百亦無改悔上俗說車武子妻夫妬呼其婦兄宿取一
絳裙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慙
而退要錄

捉髻跗諸葛元亘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亘杖不勝痛
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
輒令兩手名捉髻跗元亘遇見婦捉髻跗欲成衣謂當
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跗

結誓吳興桑乞妻臨終執其手云我死爲當婚否乞言
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
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異死

妬婦津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
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
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
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
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
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
風波暴發醜婦雖不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
河無風浪者以爲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

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傍好醜自彰酉陽雜俎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

憎妬 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嬖妬傷其面帝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體妾敕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賣掃箒皂筴以辱之宋書

異事 劉孝標自序云予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三異之者四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梁書四十四

截指截石 後魏末嵩陽桂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浴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唱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命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僉載

賜酒 唐初兵部尚書任環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

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
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
宅安置僉載國史異纂房玄齡事同

二可畏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畢
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
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
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
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庶
人頗襲武氏之風執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
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本事詩御史
臺任璦事同

則耳劓鼻 中宗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
遣閹之執之則耳劓鼻剥其陰皮漫駙馬面上并截其
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
降公主爲縣主駙馬左遷也僉載

刻眉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
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雀崔怒謂曰汝好
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鐮梁灼其兩
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酉陽

月點錢點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
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

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二

僮戲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玉泉子

鐵錐刺 閻王延翰妻崔氏延翰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以手繫其頰又以鐵錐刺之死者八十四人 五代史 翰妻惰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繫惰陵斃於中庭 五國故事

賜劍誅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賊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

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南唐近事

事婢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土

自經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卧其中須吏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大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逐齋閑覽

刃子有任潮南辭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聞宴命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擊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刳肉以獻其毒忍至此上

出婦

七出孔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
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
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
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
姻之始也

三世出妻自報梁紂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
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家語後序

蒸藜會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
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會子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
友棄妻令可嫁也蒸藜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惡敗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强矣荀解蔽註云惡其
敗德而出其妻

取棄去婦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
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
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
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漢書

分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竟日而
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
多費極無爲空自苦也充請呼隣里室家相對共訣妻
信之悉召隣里親戚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其妻妻
泣而去汝南記

弟子去妻桓榮年四十無子高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謝承後漢書）

姑憎遣歸應順字華仲汝南頓人奉曾祖也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室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荅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宅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汝南記

叱狗　鮑永字君長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後漢）

泝流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後書）白樂天判云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太過

棄屍　竇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畢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恐怨不可去

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後書

展訣 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黃允曰得婿如此足矣允歸出其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夫當分叙斷帶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賓客三百餘人夏侯於座中攘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遂越席登車允以比生廢漢紀

士珠 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瑞餌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天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謝承後漢書

劉家離婚 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世說獻之娶郗曇女名道茂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別傳

拆牌無 齊處士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爲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因名蘼蕪澗金陵故事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爲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掛履落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本傳

慢意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舊唐

重託 河東裴章者其父曹嘗鎮荆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幸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幸李氏自感其薄常禍髮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荆州移鎮太原

曇照隨之章因見照叙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照曰夫人生竟訴於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其下以刃劃腹於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南部新書

留詩爲訣 天祐中有愼氏者邑亭儒家女也三史嚴灌夫經由遂結婚好同載歸蘄春越數年無嗣乃拾其過而出之愼氏既登舟留詩爲訣曰當時心事已相關兩散雲收一餉問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天山覽詩悽感遂與偕老唐宋遺史

婦後休妻 王雱安石次子也有心疾娶妻龐氏不相睦離而嫁之時侯獻死其妻帷薄不修安石表其事而斥去時語云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倦游雜錄

棄夫

覆水不收太公望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醬孟津值天大涼改業販麵又值大風賃於棘津讎而不庸屠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呂覽國策說苑韓詩鵲冠子注王朗壽類林馬武曰覆水不收後悔何及後紀孫皓將敗遺羣臣書曰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江表傳周王明廣對衛元嵩云

丁公入漢先獲至典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廣弘明集

沿道自經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數讓宋徐廣家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始知廣離南史二十三

焚書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常焉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成通儒晉書

索書顏眞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離成髮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盡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公求別適眞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餼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寧見錦衣一作雍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惟學買臣之婦輕棄良人汚辱鄉閭

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左婦人不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宴遇

贈珠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飲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帛幣吊於墓前珪魂出塚見重流涕相與還塚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殁命黃泉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

當暫忘搜神記作紫玉

附馬 隴西辛道度者游學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辛度謂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於西榻而坐度稱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闕王女出適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君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於郎命取床後盞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即遺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

一塚度當時荒忙走出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
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金枕疑
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
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塚啟棺觀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
見金枕解體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
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眞女婿也
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
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搜神記

更生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
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
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即聘
與劉祥爲妻又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
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忽怒之深
悒快而死死經三載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何在鄉
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
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
纔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
終身豈料官有幸纏致令乖隔使女父母與劉祥既不
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
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遶墓其女魂自墓
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
終身爲父强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

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不活審言乃啟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惎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一十歲實謂精誠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搜神記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壽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疆不得已而去壽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庭從其議晉五行志

鬼子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卽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兒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

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之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噬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立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焉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盌箸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又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暮春煙温也願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十石皆箸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盖相承至今也志怪

同學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寧波志）

神女塚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之母往尋見女子具說之女問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北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巖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塚（參寮子）

重活開元中易州司馬鄭州張果女卒權瘞閣下有劉乙來代其子常止閣中日暮有美女來情好遂洽經數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没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指其所瘞處而去劉如期發之至明復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父詣閣中見女在焉問

知其由乃歔欷曰此冥期至感何爲隱蔽因遣報果請
婚父母驚喜赴期遂成嘉偶後產數子（廣異記）

鬼胎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
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併一婢在山觀中支寇
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夕聞
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汚吾清境不然吾當殺
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
娠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錢
酒往醊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
爲觸汚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
間之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
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
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
初謁之亦喜亞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
耳豈能生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柱杖驅擊
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
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
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外戶人
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備損壞此卽寃也善相保守囑
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
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
知所之（中朝故事）

人與復活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啟關以盂水至獨倚小桃柯停立而屬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矣因題詩於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仍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本事詩

雲英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飲之即美女也航欲娶雲英嫗曰但得玉杵玉臼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爲搗藥乃得娶遂得仙也　傳奇

彩鸞　文蕭抵鍾陵西山山有許眞君上昇第每歲中秋士女擁比文生睹一妹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霜雪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妹顧曰非文蕭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後入越王山　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佐酒 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貧浪迹江湖後於揚州逢盧生昔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斜開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州燕罷曰莫願作姻否其年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善箜篌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公所言盧擊

遺史

眞眞 進士趙顏於盡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盡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盡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飲回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行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劒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劒劒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僊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行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焉　按窓雜記聞奇錄

不繼娶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免於非乎諺曾參喪妻不更娶

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外傳如淳曰華與元參之二子也

不復娶 王吉子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前漢

三不惑 楊秉早喪夫人遂不復娶遂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

敗家 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上

不違本心 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魏志十一

篤愼 諸葛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更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愼如此吳志

辭疾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爲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勑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吳書

比曾 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南齊書

家甚貧　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妻亡無妾 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婦妾報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南史二子

無子不娶 李象述子也清簡不風檠博涉羣書從容風

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北史三十三

終身不妓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舊唐書孝友傳

孤居一室王維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上

妾侍

妾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計有舉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爲人妾妾不嫂也說文奔則爲妾奔亦舉也

不聘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嫂牛聲伯而出之左成

內寵晏子對齊景公曰內寵之妾嬖御慢於令於鄙昭二十一

薦茭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算之其可乎對曰子夕皆茭子木有羊償而無茭薦君子曰違而道君子之行欲其道也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茭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茭以於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語

大禮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其爲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哀二十四

樊通德 後漢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弟事既作飛燕外傳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名玄語通德曰期人俱灰滅也感時疲精神馳騖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 漢書

原碧 王莽妻傍侍者原碧莽幸之後子臨亦通焉

友通 後梁商美人友通期獻於順帝通期有過帝以歸商商出嫁之商子冀遣客盜還友通期生子伯玉 冀傳

阿鶯 鐘繇與荀攸善朱建平相二人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鐘君繇因朝攸曰惟當嫁卿阿鶯耳荀果先卒繇經紀其門戶嫁其妾阿鶯使得善所焉

綠珠 昔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卽綠珠也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曰綠珠吾愛妾不可得也秀竟珠崇來訪綠珠綠珠聞之墜樓死 嶺表錄異

秀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聲以文顯名年三十石崇乃退爲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遺

絡秀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不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世說

宋禕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在晉明帝處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曰願以賜臣帝卽與之禕死葬金城南山對瑯琊郡門袁山松爲瑯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禕冢作行路難歌俗說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后屬謝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云王北使君田舍貴人耳世說注云宋禕未詳

鄭櫻桃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衆猥妓中帗數嘆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十六國春秋後趙錄趙書云石虎聘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兒病謂崔與藥以告石虎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子以嚥其客作實非藥也虎乃射一箭通中而死載記云石虎聘將軍郭榮妹爲妻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雷尚書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世說

露醜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有愛妾能爲新語林

聲顫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顗官詔特原之晉紀

開閤驅妾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獘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桃葉桃葉王子敬妾也篤愛之爲之歌其一篇云桃葉映花紅無風自婀娜二篇云桃葉復桃葉桃葉桃樹連桃根古今樂錄

馮月華宋沈攸之爲荆州刺史厩中有羣馬每夜輒騰擲驚嘶攸之令人於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厩猶闔縱入閤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輒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諸宮故事

羅華阮佃夫廬江何恢有妓張燿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豈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南史恩倖傳

徐月華高陽王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餓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

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
寵冠諸姬士原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洛陽伽藍記

朝雲 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寵爲團扇歌龍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郎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而不如老嫗吹篪

春風 洛陽上高里有冠軍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閨閣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上

元湛 元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郎中宋遊道後乃私眈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遣已將致公交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北史四

王兒 元樹奔梁時年十五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來未嘗不引領歔欷後爲樊子鵠杜德李昭所紿北歸初發時覩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着之寄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庭知之俄而賜死未幾三人皆死樹爲崇云 上七

成妻 崔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十二

玉珠 到撝有愛伎陳玉珠宋明帝遣求不與逼而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鬢髮皆白免死係上方奪封南史

美滿 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啟謝世祖曰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余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皇美澈豔華奉東宮南齊書

陸太喜 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瓜長七寸僊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稱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倚曲一時無對南史

雪兒 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音叶律以歌之故韓定辭云感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付雪兒歌北夢瑣言

紅拂 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俱適太原豪異秘纂

素玉　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有婢素玉報應記

窈娘　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卽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於別君去君終不恐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征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本事詩舊唐書同李德裕祥瑞論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朝野僉載

窈娘作碧玉

仙俄　御史監察清河張佶侍兒仙俄能歌舞解書翰常出使以娥充使典有密知者將發之佶拜跪多數竟得不發御史臺記

石崇有妾曰仙娥名稱亞於綠珠幽怪錄

駢珠　楊國忠本張易之得幸於天后恩寵無比每朝退歸太后詔令居樓而去梯易之母恐其絕嗣密使女奴駢珠樓人私與之寢既而有娠而生國忠駢珠遂與國忠父楊爲妻以其子姓楊又與楊妃同姓遂結爲族眷焉楊妃外傳

素娥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

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也

明珠 明珠楊愼矜侍婢也有美色以葬原草木流血遺術者史敬忠后爲八姨闌得以見明皇帝惡其厭勝矜愼遂抵法 明皇雜錄 婢春草賣太眞柳氏姊來往宮中 唐曆

盈盈 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帝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人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 盈盈傳

奇舒翰有愛妾六郎容範曠代善歌舞通幽記

玉簫 唐兩川節度使韋皐少遊江夏止於江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當令祗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韋乃居上頭陀寺荆寶時遣玉簫往役給奉玉簫年少長大因而有情時韋後歸覲與玉簫約云少則五載多則

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慇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值荆寶以事係獄韋出之因問玉簫何在姜曰以僕射愈期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隹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郤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被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功理蜀不替累遷中書令瀘僰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嘆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雲笈友議）王衍宮人有李玉簫（蜀史）

秀奴七七

李汧公勉性不喜俗間聲音惟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明善琴與箏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因話錄）

薛瑤英

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娟亦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
嗆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
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
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
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因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
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數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無
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之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
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
飛去王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
媚載惑之息於庶務及載死瑤英自爲里人妻矣（杜楊編）

小小 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

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南部酉陽寺塔）

上清寶參所寵青衣曰上清參得罪入掖庭（異聞集）

任氏麾兵崔寧大曆中代杜鴻漸爲西川節度使寧入
朝留弟寬守成都寬以精騎數千突入
成都擁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
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工人設
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懼城內粮盡乃拔城
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
遁（舊唐六十七）

楚寶南鄭縣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號曰楚寶（聞奇錄）

眞珠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廕入仕累在

方面性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
乃字之曰眞珠意取季綸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眞
珠名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
矣乃家藏一女寶不曾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
文者若登徒子能壯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
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
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
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眩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
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
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
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
寸舌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
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
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王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
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眞珠投之何異撓一米干太倉
乎若眞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
憐慼年不進之憊昨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
柰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
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日罷
之人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
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
司空不過求大鎭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

妓司空得鎮不亦可乎願乃甚悅乃以眞珠歸於僧孺
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目雖公卿候謁四方
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
郎蓋由此也牛羊日曆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爲
謗詩曰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官眞珠卽公侍妾名也
據言眞珠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絕倫
眞珠叙錄奇章公納妓曰眞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
延於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插釵於兩鬢間
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
金釵吟窓叙錄
絳桃柳枝韓退之二妾一日絳桃二日柳枝退之使山
東有詩云東風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
花并巷陌柳馬頭唯有月團團柳枝後後蹄園遁去有詩曰
別來楊柳堦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春
留花不發待郎歸語体
樂天有和燕子樓乃其序云徐州張尚書亦有
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
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
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歎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
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
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
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

氏舊弟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於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廻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琴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卽潛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二年又今春有客洛陽廻會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杜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絶句黄金不借買蛾眉揀得如花

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汙雪毫長慶集余州燕子樓直都舍後乃唐節度使張建封爲侍兒盼盼所建者陳彭升嘗留詩僕射荒阡孤兎游侍兒猶住水西樓風清玉簟慵歌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滄海濶新愁吟罷紫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西清詩話

樊素小蠻 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二妾既長又有詩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後二妾各去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古今詩話

青青 劉夢得集有贈小樊詩曰花面丁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註曰春草曰皆之舞妓也

錦瑟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貢父詩話錦瑟之聲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句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趙推官深爲說如此許顗詩話

沈亞之 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還古將調西都柳盛張筵以餞盡出家妓謳歌薦酒行盃有第三姬容艷妖絕鄭竊窺之有眷眷意柳謂鄭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子頗好文辭請賦詩以定情候博士拜命即當送賀還古賦詩曰洞房出神仙清聲當管絃詞輕白亭曲歌揭白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覽詩大喜俾眞眞拜謝還古抵京旋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即送眞眞赴京迎鄭請出相見眞眞餘容致拜還古起前遽執眞眞之手長吁而卒麗情集

柳氏英 余媚娘者才婦也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

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使行人中善言者媒游說之媚娘曰陸郎中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否置側室乃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勞賤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王色鮮妙不可及無何希聲之獲名姬柳葬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同處希聲以爲誠然既共居畧無宅說候希聲他適即召葬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典

杜秋娘 李錡叛有妾杜秋娘沒入宮後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有云椒壁懸綿蓂鏡奩蟠玉螭月上白璧門桂影浮參差金堦玉露重閑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

琴客 琴客柳宜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宜城請老而琴客出嫁顧況爲作歌麗情集

郝要 觀察使李庚之女奴名郝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蒸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郝要取茵席授之紿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又待逢三郎束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趣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頃郝要燃炬

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并所攜掩面而走自是不敢失敬（三水小牘）

非煙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公業甚嬖之其比隣趙氏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妻具以告非煙但含笑凝睇而不荅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箋題絕句云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簫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鄧武生龐悍非良酖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云綠慘雙娥不自將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愁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後值公業入直遂成繾綣如是者周歲后爲女奴所告公業鞭楚而斃上

韋姬　韋詢美開成中及第受鄧都從辟焉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求之詢美不敢辭遂以獻之素娥姓崔氏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禮和淚作詩云妾閉閨房君路岐妾心君恨雨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詢美不受辭夜度河宿一等長吁不寐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問其不平事詢美具語之歔

然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曾寺言在僧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詢美郎遁逃他所燈下閑談

潘炕 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雙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曰朕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荐於君其實靳之弟峭曰緣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畏死而不自足於心耶外史檮杌

打鳳 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爲情西人呼爲杜大虫雖妻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踐表皆其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今是堂手錄

蓮花 南唐處士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時嚴諲牧豫章欲撓之遣小妾蓮花往時焉陶殊不顧妾乃獻詩求去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世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陶荅云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麗情集後人移其事爲陳圖南非也

趙陽臺 竇滔字連波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十六歸滔爲符堅秦州刺史以迂旨謫戍

燉煌後拜安南將軍鎮襄陽以禦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若加撝辱滔深以爲恨陽臺又專伺其短毀之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滔將鎮襄陽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色相宣縱廣八寸計八百四十字餘言縱廣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徊徘宛轉自成文章非我隹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崔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唐武后紀晉書稍異

李逢吉性彊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計約會奪之劉惶惑嘆咤而歸知無可柰何遂續濕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體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鸞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汚役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舊曾遊處遍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老盡眉窗下月猶殘雲藪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

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窓
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
偏照兩人心本事詩月下閑設以爲黄損妻裴爲呂用之
所奪作也無未一首損後遇老叟化形於用之斗拱上吮令
以裴還損云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産
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蹤其婢端麗饒彼音
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始貧嬖連師連師愛之以類
無雙無雙薛大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
不已即强就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東促事冢
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
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
此蕭郎是路人或有疾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覩之令召
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
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至於帷幌
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
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
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詩曰寶
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
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爲異代之所
稱豈可奪人姬愛爲已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

無人之地遂多以繪帛贖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

背王敦驅女樂以結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悋者時人用爲雅談襄陽公其挺特之英雄乎

雲溪友議

高麗坡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游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某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士子歸已失姬所在尋訪知處遂爲詩求媒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夫上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

子 盧氏雜說

新聲 張谷佐劉從諫納耶鄜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鎮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膩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之後果及禍

新唐劉悟傳

亭亭 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而入宮復侍文皇亭亭叙錄

態態 李涉至楊州遍歷諸寺過一女子拜泣自謂宋熊也宋熊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美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嘆曰不見豪首而蓬宋熊誠終身之幸喜恨無言於舊知歟雲溪友議

紅鸞 范元實温祖禹之子奇士也爲其寵妾紅鸞所山病傷寒殂鐵圍山叢談

楊花 東坡有妾名朝雲柳花朝雲死於嶺外惟柳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者舊續聞

翠翹 翠翹洪內翰侍人夫其姓善盡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鶯鶯燕燕 錢塘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錢早世次曰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樓墓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固食貨十餘年陸死自鬻以葬焉嗚呼預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得不賢於

錢錢 田田錢錢辛棄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皆善筆札當代弃疾答尺牘書史會要

僕婢

臧獲 前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或原之臧者被減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

紀綱 晉文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衙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國語

羈紲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左傳二十四

童妾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總稱說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監奴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史本傳

家僮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史漢

黠奴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終得其力史記

蒼頭鮑宣上哀帝書曰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于良人也前傳

豬突豨勇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漢書

私屬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賢行李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子續始生數旬請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爲生汁推燥居濕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中長跪請白而後行問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後爲日南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自執爽脩饌祭祀拜辭涕泣而去後漢

酒奴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性聰惠儀狀端正工書疏志節爲户曹吏令地餘歸取資用因特車馬亡去到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逐吾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

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泗曰斌即明使君地
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風俗通
求拜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所欲他
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
得通他後主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讓善
出入妻所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所
每見輒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
皆謁拜之扶風人士孫奮居富異從貸錢五千萬奮以
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誣奪母爲守臧婢云盜
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判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

谷利者本孫權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吳志
五見馬
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
年二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世語漢末發范友明家
奴猶活友明霍光女聲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
相似此奴當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博物志
熊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
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晉書
隸傳
余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子有胡奴執
燭顧之余問之曰撐犂天也孤塗子也言匈奴之號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於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余曠然發悟立晏春秋

胡奴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晉書

郤司空鑒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憕稱之劉問何如方回情王曰此正小人有意耳世說

海山使者 陶侃家僮千餘常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儳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傖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助力 陶侃爲彭澤令不以家累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腳欲使則針解之徽煌實錄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儒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 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啟顏錄

慕士博奕 蕭頴士嚴酷異常有僕杜亮事之十餘年頴士每加撻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

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李冗獨異志）

【當】太僕卿趙縱郭子儀婿也爲奴當壬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疏曰大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極弊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威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干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舊唐）

【告】【損】【義】王穆家有二奴告穆擾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穆之家財裴度奏曰王諾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論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遣市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上（舊唐）

【王】【義】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絲人王義扞刃而斃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南部）

【漁】【童】肅宗嘗賜高士玄眞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眞配爲夫婦名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廬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裹煎茶

【顏】【峴】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國史補）

【方】【介】陽城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高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臧童奴字黃芩性敏惠

權同休友人顧得僕遇疾貧窘襤垢衣令辦酒食曰予將會村老丐道里資僕只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乃斫桑札噗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埧之迺旨酒也且曰某固異人酉陽

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物華州行在及第泊大寇犯闕二十年縉紳靡不禍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攄言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加其忠孝以詩送之畧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上

京兆高昂字敖曹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昇執殺之京兆日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窘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鎖攻之一輕皆沒昂輕

騎東走河陽城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北史

周禮奚三百人注云今官婢也

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史記

樂成王黨取中山傳婢李羽生爲小妻後傳

劉寬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不還罵曰畜生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羼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東觀漢記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使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世說

會稽翟素友翟氏之女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後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何以生爲賊復殺之皇甫謐列女後傳

趙明甫名仁美天水人遷授蒲縣令素曉三命自知祿壽所至有日者經過謁之語與相同趙一女未適人未選得婿間先爲女子覓一女僕使一日命之掃庭

忽爾涕淚趙曰何故女曰某姓王父名德麟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爲人掠賣至此趙憐然謂其妻曰我女不憂不嫁遣乃擇邑客善者輟女粧奩先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之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殆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因徵其異政雪寃之事趙曰某別無能政因話嫁僕之事乃賀令曰只此便是陰功祿壽寧可測乎（搜神記）今各書止載南唐鍾離瑾事

【明婢】金禕爲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三韓決錄）

【陳壽仕蜀遭父喪有疾使婢九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

【下舍】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母是婢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後後大集客秀每下食衆賓皆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始之（語林）

【孫賓】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淮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是猶燮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按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志怪）

【婢蕩】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

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慙恥遂解職晉中興書

采音綠草采音宋零陵太守劉興道所得家婢也選奏彈

采蘭蔡樽在臨海百姪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毋於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檛登聞鼓訟之南史

十九孔熙先有婢曰採藻宋書范曄傳

恭心王懌不辨葱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以獦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南齊

士素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毒之良久乃覺覓婢不得魏泉有策署於金城坊空宅搜之婢與投化高麗並在奉勅斬東市會稽載

懷春天寶初駙馬獨孤明有孀妹婢曰懷春雅齒俊俏酉陽

顏眞卿奉使李希烈謂柳常侍曰父曰吾知此行必不回吾小青衣雙鬟名剪綵者頗善承吾吾幸得歸骨其時汝必與之同啟吾棺知吾有異常人之死常侍言皆

蘭蓀彭城劉元溥女將出適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千萬得四人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不類賤隸元溥詰其情果衣冠子已再易主元溥焚券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陰德傳

細娘柳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鬻於成都益巨源使君欲

之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鸞綾羅者從窗下過蓋公於東縑內選擇舒卷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蓋命扶出翌日瘳曰某雖賤人會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北夢

武翊黃 武翊黃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苦苦其家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勅頭是謂三頭南部新書

綠翹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薇有國色喜讀書屬文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有色機疑與知客私笞殺之

小碧 劉積中婢小碧必忽作同年杜省躬語酉陽

華州柳 華州柳參軍妻崔氏有青衣曰輕紅乾膳子

金釭 楊州從事張不疑買一婢金釭價一十五萬靈怪集

鸞臺 司馬圖居中條山王官谷布衣鳩杖出則一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禱圖必造之與村老同席魯無儆世說

春藏 蜀王孟昶說宮婢春藏燕姓李氏行則同輿坐則同席末年遭殺並命合葬墓上有花生異花上似鴛鴦交頸人不知名但曰鴛鴦樹時有歌曰願作墳上鴛鴦木作雙飛去作雙歸海物異名記

金鳳 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荅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色見倖號歸郎鑌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絕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鑌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郎歸 五代史

春鶯 王鑌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鑌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鑌快快與之 上

春鶯 王延義常爲牛飲一夕醉甚命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卧於市中惟呼其婢春鶯而已刑者未敢殺置之他所明日視朝使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義都不能知乃急召復其位 五國故事

天中記十九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